



1	4
1555	
141	

14



清波別志



BE 14
1555
卷 141

青
龍
溪
志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輝嘗作清波志十有二卷復省記平昔見聞尙多遺佚
鷄肋棄之似可惜乃哀爲別志二卷若夫纂錄之意則
有前序在紹熙甲寅九日淮海周輝

青龍溪志 自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清波別志卷上

炎正中興七十年，繇紹興至紹熙四紀間，內禪者三，皆出於勅，勤授受，雍容有付託，中閒奉冊寶，加上尊號，及慶七十八十玉。慈極東朝，壽恩覃宇，內不一而足。五冊后再建儲儀，物炳煥高視，前古自宣仁以祖后保佑，神孫功參十亂，歷一百有八年，慈福復以曾祖后成禹，傳於子之志，立四世孫，聖明纂緒，宗社乂安，怡愉重闡，共享天下養，且千萬祀，浸厚福於黎元，誠簡策之未聞，為國家之大慶，唐哉皇哉，皇哉。

唐哉前後典禮之盛輝在都下皆親見之若夫歌頌
鉅美追配雅頌當屬老於文學者獨是涵濡德澤則
五朝之幸民蹈詠和平際千載之嘉會每竊自慶焉
壽皇一日言苑中臺殿皆太上時爲之未嘗有所增益
常用竹簪以護風雨唯太上到宮卽撤之太上徘徊
周覽每興依然之歎頗訝其不雅飾又指殿東橋曰
去此橋數步亦懶過去遇花開閒或飲酒令人折數
枝來看耳又云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
勝天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是皆宰執因奏事暇

親聆聖語如是夫誠孝盡事親之道恭儉與邦之
德皆見於躬行始終如一歷古帝王皆莫能及

淳熙肇禋總章前期霜雨浹旬泊齋宿太室殊未有晴
意乃詔翌日止用逍遙車入內儀仗排立竝放宰臣
密令少畱黃昏後俄重陰席卷中夜行禮月色如晝
復詔入內侍乘玉輅迄成釐事天地清霽都人歡呼
禮成在庭臣例進詩賀是時篇詠類用敬天事蓋著
上心敬畏天意鄉答之實抑因前此上謂無逸一篇
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取尙書中所載天事編爲兩

圖仍疏經傳語於其下朝夕觀覽以自儆故茲羣臣
引用於慶成詩尤爲切當云

神宗與韓維論治道維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有
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頃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
任使當察其才而取之量才而用之壽皇曰朕以無
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偏無心則不私大哉王
言蚤正素定於取人用之道無餘蘊矣故當從臣
獻替之次玉音復舉似平要知天下皆當處以無心
豈專爲功名設

徽宗嘗對輔臣語及元祐紹聖事皆欲以大公至正之
道扶偏救弊至於兩黨之人但當區別邪正勿以彼
時此時爲閒乃改元曰建中靖國未幾改崇寧時事
復變淳熙閒壽皇論古之朋黨曰朕思之朋黨不難
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唯理之所在而已是爲
至當不易之論向來宰執去國凡所引用人才悉隨
罷免令用舍進退一本之是非之公詒謀垂裕聖模
宏遠朋邪雖未盡去亦焉能害我治哉

建隆肇造區夏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

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使諸道之
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輕重之患所
以能削平僭偽馴至丕平後世養兵日多所費日廣
邦儲民力欲不困得乎不但戰勝功伐皆莫望於前
烈也

舊無內臣爲承受慶歷五年詔以入內供奉官康德用
爲河東經略司走馬承受公事從判并州夏竦請也
熙寧閒詔鑄諸路走馬承受朱記給之拍收元給奉
使印故事走馬承受書銜曰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

受後仁是戎者惡有所隸陰於銜內除去都總管司
字崇寧初 詔諸路走馬承受止令奏報公事不得
侵預邊事軍政以違制論迨至政宣閒一時權倖皆
自此進氣歛赫然都總管反趨承之不暇童貫爲承
受至當三路兵鈐庭參之禮

政和三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言本宮每遇正月
初四日爲創業之日修齋設醮乞置節名詔以開基
爲名前此亦詔藝祖啟運創業應天順人踐祚之初
實曰陳橋其地今爲傳舍非所以稱顯揚祖烈之意

立即其地建道觀賜名顯烈從京畿運判會讞之請
仍詔李邴撰記時大觀元年也事竊相類議者惜若
蒙不知援此以爲言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河之外
邛部川蠻青羌部落皆唐八詔族帳涉水不用舟楫
止束蒲葦以濟離髻冬夏披氈以蔽體旣通中國互
市獐獮良費羈縻河下流舊接雅州透嘉陵江石佛
下後天產山險橫截遂不通漢境西南備邊錄載藝
祖旣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嶲上命取地圖視

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卽今之
疆界也河濱舊有劃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昆陵
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方卽金城可
恃之險謂此也

八詔者隋時永昌姚州聞有蒙舍詔蒙雋詔越析詔浪
穹詔施浪詔盭詔又有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
詔其後二族爲閻羅鳳所滅獨有六詔南方之夷惟
南詔最大夷語謂王爲詔或曰當六詔皆在歲有事
天子各賜一詔故曰八詔

東南士大夫尙川墨蒲大韶茶州樂溫人壻又子安梁
杲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價高蒲麤而損梁
直大半出蜀者利其廉攜以來者皆蒲墨也雖均名
川墨而工製異此外有幸屋又居蒲下其家無人輝
惡札初無所擇或得數片但知光而黑爲貴莫辨精
麤隨爲人取去乏則復取於人非磨墨磨人何用
儲蓄之多土有此癖者愛護甚至梅霖月至垂於腋
下行步若環佩聲雖曰貴陳久寘不用終爲棄物今
日試梁墨因書所聞

巴蜀風物之盛或者言過其實東南士大夫自彼歸皆
有土曠人稀之語頃有叩蜀事於張子公文定公者
亦以此咎然海棠富豔江浙則無之成都燕王宮碧
鷄坊尤名奇特客云碧鷄王氏亭館先中植一株繼
益於四隅歲久繁盛表延至三兩閒屋下瞰覆冒錦
繡爲一城春遊之冠石湖范致能詞碧鷄坊裏花如
屋只爲海棠也合來西蜀謂是也輝早有劍南之興
迨今遲暮豈容遐征第誦諸公詩恍若神遊浣花不
知身猶遠於萬里也

天聖元年虞部員外郎祕閣校理韓義落職爲司封員外郎同判興州以賦山水石詩獨鄙惡故也蓋先詔中書第其優劣乃出之當國家太平全盛際留意篇章唐亦尙騷雅如春城飛花春日得衣等句悉被褒賞語不工者但有惡詩何用進之謂未聞顯寘黜典如斯爾後學士大夫類以詩鳴格律日益新奇遂收激勵之效乾道間工部侍郎胡銓言隆興之初仰承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曰可具姓名來後竟未知所具姓名爲誰壽皇聖帝蓋亦知詩

人之

郊廟歌勳業有補治世風化故詔從

臣羅致欲收其效焉

景祐閒貶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知饒州敕傍朝堂繼貶館閣校勘尹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先是洙上言朝堂敕榜內有范仲淹自結朋黨妄有薦引臣嘗以其人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去臣亦當從坐雖然國恩宏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醜顏面況余靖自來與范仲淹義分絕踈猶以朋黨坐臣不可以苟免乞降黜以明

典憲故有是命後又貶歐陽修爲峽州夷陵縣令今
摺紳因薦士被斥卽曉曉辯數謂已之進出於親擢
凡可以擺蹤者無所不用其至誰肯自列如尹之言
乎仁皇一朝人才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
流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稱贊

以後苑修造所內中殿宇修造用金箔一十六
萬餘片祐陵曰用金箔以飾土木糜壞不可復收甚
無謂也其請支金箔內臣令內侍省按治又一日與
輔臣言及放生云天地大德曰生後苑故事有釣魚

荷苞會比令罷之且云平生未嘗蛤蜊之屬且因書
印板放生友近士大夫漸知以殺生爲戒當嗣服之
初崇儉好生見於日用者如此爾後有以豐亨豫大
之說壘蕩上意及命巨璫五蓋分地展治宮禁土木
華侈糜費金寶何可數計其暴殄天物亦豈蛤蜊之
比祐陵天縱游藝素精測驗常置乙巳占在側日占
天象以自儆戒晚年謂近習曰我運行極不佳且觀
時事之變竟不克自反姦臣蔽蒙之罪可勝誅哉

待制敷文閣陳公公輔國佐靖康建炎兩爲諫官嘗記

高棟之言曰棟嘗事蔡京靖康閒副浙東總管一日
來謁言童貫事甚詳初童貫欲謀取燕山度六臣無
可議唯蔡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敢爲是時京
方閒居錢唐上皇怒貫未有所處會鄭久中使大遼
貫副之因奏金人知臣出入禁闈親近天子必求珍
異物上皇於宮中親擇數件與之貫以獻金主果大
喜因置酒密室獨召貫與二夫人同席會飲貫因記
當時語言撰密室錄歸奏其閒具載金主盛道蔡京
德望謂南朝不用京不能致太平上皇見之默然明

日久中對問曰卿知密室錄否久中奏臣不曾與宴
實不知上皇曰金主稱蔡京不容口久中唯唯而已
不數日詔京復相既視事實以所謀白京京見天下
已空匱邊境無備不敢許先是貫在比境約趙良嗣
歸國以副使印給憑令邊臣不得阻障良嗣既至貫
引居清職聽其謀畫一面遣使約大金洎金人使來
詔貫延使者及良嗣會京私第盡却左右人從惟令
棟守門棟但遠聞金國使者言杖鼓須是兩頭打既
而使者去京猶豫未決貫恨京毀於上前京皇恐遣

棟往見曰太師與相公相知至深近聞司空上前不
相主張凡事若有未副意但請見諭不必致疑貫起
立謂棟曰童貫小內臣蒙太史提挈今官職至此豈
敢相忘煩覆知太師不可信人語言遂成嫌閒也棟
退貫復呼之曰更煩賢問太師在杭州靜坐今日至
此誰之力童貫所以報太師亦盡矣棟歸具道貫語
京雖知貫已發怒然此事實未敢從但憂懼而已一
日兩府俱朝京不入上皇忽曰有一事欲相商北方
果如何鄭久中對以時未可爲又顧余深深對臣與

蔡京所見一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輕動遂問白
時中遂巡未對而王黼輒先奏曰中國故地久陷戎
羌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時恐有後悔因
敷奏數十言歷歷可聽上皇笑曰衆人皆謂不可卿
獨可之難以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屬黼矣更數日
禁中曲宴宰執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遽以片紙遣
貫諭京等議此事若可卽書名京等皆錯愕令貫具
奏容子細面陳難便書名王安中曰某生長北方聞
燕人思歸之情切矣今若舉事指揮可定某亦願書

名其餘皆默然黼拜相仍賜玉帶於是罷羣臣獨與
貫黼安中等議決意行之且當日之事貫實造謀非
黼與安中亦無緣便為蓋貫倡之黼成之安中贊助
之所以致中國之禍也天報甚明故貫黼首被誅戮
然安中尙全腰領議者怪焉余觀安忠居燕山餘二
年父事郭藥師脫身得歸備知反狀已形曾無一語
猶推譽藥師功勞燕民安靖諛說上皇希求再用罪
惡之大無與爲比其所以未誅蓋亦有待焉耳嗚呼
京與久中等六七大臣皆深知不可苟能併力死爭

事猶可救區區固惜榮寵坐視成敗豈不負國家
哉以上皆陳語輝家所得靖康建炎紀事之書差多
獨未得此說一時傳聞未免疑信貫黼鄭久中出使
私室特禮久中不預燕昵之際貫得母以我機事告
之雖貫素蓄異志而無忌憚豈有顯然歸奏朝廷不
以爲疑且行其言者乎陳書於末云棟之言自謂不
妄子考其始終大槩似或可信云棟爲是說意似右
京然政和間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長嗣
乃上北夷錄平夷言其誰主之黼晚乃推行京意朋

姦誤國如此時有謬語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
世界可見人心也平糶之議蘇轍人空其歸其歸
輝頃從友人爲慶長於都城過畫史葉德明葉求葛詩
葛因言東坡嘗贈傳真妙善大師詩先言平生慣寫
龍鳳質次有近來傳寫亦到我之句林子中見之謂
失互體或曰使李定舒亶輩知之得毋又生一重公
案而于中草責坡詞詆之不遺餘力顧獨略此何耶
燕山之役方興湖南提舉常平柴欽言燕山古地得之
甚易守之甚難臣欲以舊將守吾故疆深溝高壘示

之威信以輕兵屯新邊則金人不敢窺伺今將金穀
悉置金空城中萬一禍起不虞陷於危地北顧之憂
可勝道哉上嘉其說詔除司封員外郎同時有趙隆
者秦州人屢立邊功特召赴闕入對上慰勞曰鐵山
之戰卿力也童貫語以燕雲事隆力詆不可貫曰公
領此當有異拜答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
百年之和好異時釁生雖萬死安足以謝天下貫知
不可強乃已未幾其言俱驗孰謂將帥類貪功慕官
爵不計安危屈武威而起疆場之禍乎隆官終步軍

總管既死上命近臣製神道碑御書額曰旌忠以柴
趙二人所陳觀之知當時文武初不乏才雖各獎其
忠顧置其言於不用亦奚以益哉

初天下職田無月日之限赴官

水田限

四月三十日陸田限三月十

翰林學

士權開封府胥偃之請也後

養廉也

凡在職皆當以廉責之然有以養無以養所至有無
厚薄之不同不若通一路一州哀以均給蓋嘗有譏
建議者皺著眉頭憂水旱一心只在職田中豈亦以

不均故形篇詠以寓譏諷乎

世說州郡交符燕集次伶官呈口號有災星去後福星
來之句新政喜問何人作答曰乃本州自來體例士
大夫蒞職之初通親舊書有積弊後良費料理之語
亦為定本

以仕起復免追所得恩典乃韓公粹彥侍郎建議

忠獻次子

儀公然書致仕官朝朔望立本班上亦以重高蹈

也選人致仕請授通直郎使榮其親元符閒待制寶
文閣喬中書明喬字希聖高郵人

皇祐閒詔學士院自今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
初契丹賀乾元節書至乃去其國號止稱南朝北朝
下兩制臺諫議以謂自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
輕許之其後書至乃稱契丹如故韓公綜爲館伴契
丹使北人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韓謂曰自古
未有建國而無號其議遂塞韓字師文忠獻公之子
嘗知制誥云
唐戶部有蠲符開元四年敕諸郡取緊厚紙背皆書某
州某年及紙次第長官管幹同署印記竝

上戶部本部官掌納依次第用之其貴重如此一云
在唐凡造此紙戶與免本身力役故以蠲名今出於
永嘉士大夫喜其有發越翰墨之功爭捐善價取之
一幅紙能爲古今好尚殆與江南澄心堂紙等

蘇文忠公知杭州以公帑金二十兩助官緝於城中置
病坊一所名安樂以俸土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
後兩浙漕臣由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
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爲安濟坊輝
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隸安濟坊

坊元在衆安橋遷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無提督縱多生全亦無以激勸駐驛之地理宜優異若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幸疾苦 氏州縣長吏其母忽奏邸 之獄世但知蘇子美爲杜祁公壻欲併以領之時同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亦遭除勒朝士自翰林學士王洙以降連坐逐去者凡十人衆皆惜之然其間有服慘未除而與此妓樂會者亦豈俱出於文致耶

言事者舊有三殺之語街裏喝殺朝裏嚇殺家裏餓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報悶殺臨了沒

結殺

給事中寇瑊臨汝人仕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白瑊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先封妻室立法防閑至矣盡矣
愛人愛及屋上烏憎人憎及儲胥揚雄長楊賦注木雍槍纍以爲儲胥又曰本雍柵其外又以竹爲外儲也又曰儲峙也胥須也又曰儲胥藩落之類也

病必問藥藥貴當病輝若下血十五年蓋因思慮損心
飲酒過量百藥俱嘗或暫止復作或屢投不驗近有
俾服平胃散云得於紹興國醫王繼先主厚朴厚腸
也以十五年之病欲愈於此淺近之劑固可笑然日
進二盃固無反誤雖未保斷除根本似有近效廣求
博訪徒費前勞道在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乎

舊制臣下職事小遺闕止從罰金雖大臣亦不免習熟
聞見皆不以爲恥然大臣不可罰罰則不可留章惇
坐不進呈蔡確母明氏狀放罪惇無一言即日門謝

中外笑之蓋自來宰相未嘗放罪崇寧初黃履爲中
丞奏疏云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嬰以廉
恥故人矜節行羣臣且然況大臣乎故罪在可惡黜
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以罰金而示辱哉時爲
至論近世若經勘劾具案上刑寺約法隨輕重罰金
特爲小臣常典設熙寧初知諫院孫覺因言事貶秩
堅乞外補且有去歲有罰金御史今有貶秩諫官之
語臺諫尙爾矧共政之臣豈可循常典而聽贖

許仲啟既爲序別志且云有所聞二事宜附志中酈道

元水經注錢唐湖本名神聖湖自炎祚中興高宗嶽
狩於此及議諡號遂帶此二字又紹興府殯宮之旁
有上皇山初宣和內禪稱太上皇後竟藏弓劍於其
所數十年間連三世勸勤傳歸於子其皆先兆耶又
言瘞鶴銘謂上皇山樵者豈此稽山抑名偶同而非
耶輝亦竊聞建炎之幸至東南御詩有登堂望稽山
懷哉夏禹勤之句賜守臣康允之迨淳熙右丞相周
必大作思陵挽詩曰向來懷夏禹今祠越山青
五代劉岳書儀以不宜不備分輕重今之尺牘尤謹於

此文選楊修答臨淄王書未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
乃併言之蓋著裁剡不克周悉意二字其果有輕重
耶三四十年前古辭修敬以頓首再拜爲重今非上
覆則有簡驩之嫌要知拜重於覆又門狀曰謹祇候
謹卽祇也是皆時所尙不容理曉

東坡守杭所屬嘗申漏稅乃遠方獲薦士以裹糧置貨
封掩贖作其上杭州知府蘇內翰士辭窮吐實且曰
今負天下重名孰踰先生沿塗旣賴以免自此入京
意通行無礙不虞敗獲也坡乃呼筆吏俾易掩面用

已銜至京師竹竿巷蘇學士且語之乃舍弟子由也
此真無礙矣仍調其行士喜過望倘遇俗吏苛刻必
斷治僞冒沒入其物還有此氣象乎

紹興未某以前二府帥於連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官
秩滿就須新任之次閒賦哀扇工歌曰某州竹扇名
字著織扇供官困追捕史君開府未浹旬欲戴綸巾
揮白羽新模巧製旋翦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鐫
柄出蟲魚窮煤薰紙生煙霧蔽山老姥羞翰墨漢宮
佳人掩紈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筆不知數供

輸不辦篁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史君崇重了不聞
嗚吁何以慰黎庶聞道園家賣菜翁又說江頭打魚
戶號令亟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
妻兒宿昔投纆挂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
名爲顧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嫗死者已
矣可奈何冤魂成羣想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貧殘
無道天所怒邦人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詩
既出時方更化深懲告訐之弊且甲素被某知遇一
旦有睽與訛致是某固未有以發也屬有訴甲前任

食墨事乃置獄獄具坐法除籍一斤不復而卒議者
謂此歌詩實用白氏秦中吟之體工則工恃才自
貽廢放於保身何取焉

輝北征回程於欒城道閒忽傳前車少駐乃羣入道旁

荻舍各噉豌豆大麥粥一盂方過午行役疲乏食之

美喻大烹往返止此一次馮異以蕪婁亭豆粥滹沱

河麥飯爲漢世祖母忘在莒之戒以是知河朔素有
此味以餉容紹聖初蘇文忠公自定武赴嶺表過湯
陰市亦得豌豆大麥粥有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

青斑照匕筋脛響鳴牙齶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巨
之句某亦適解一時飢渴故特誇於賦詠青斑脛響

實錄也

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爲不羈得顛之
名嘗以書歷訴於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
舉上累數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以顛薦者世遂
傳米老辨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
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
之閒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

清波別志卷中
且死不得潤色帝猷黼黻王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
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
老自薦帖以是二帖余考其人顛之名不虛得也

清波別志卷上

清波別志卷中

政和閒議者謂朝廷製爲服章所以異高卑別上下則
服之與章其制相須今監司守倅竝許借服而不許
佩魚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自今借服臣僚
竝隨服色佩魚仍許入銜議者乃工部尙書王詔也
今借服者悉許佩魚但以借紫借緋入銜當是循襲
未許佩魚之製輝頃在番江因得架閣庫故紙見有
以借緋魚袋入銜者乃政和閒案沓也

西漢地里志書古瓜州地生美瓜卽春秋左氏傳允姓

之戎居於瓜州其地出大瓜長者狐八瓜中首尾不見數年前輝族人自海外歸言吉陽亦產甘瓜如斗瓶大十月方熟北客終以非時物不敢嘗廣南有七十二子皆果實也寧遠致遠人多不識嘗有類爲七十二子譚行於世然其閒有蘊蛇虺毒不可食得之豈可不審

熙寧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某王某許某今之所謂詞臣也然某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某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

成幅而終非錦繡某之文如稚子吹埙終日喑鳴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俛司詔命輝嘗見前輩說詞臣代王言體要爲先庶播告天下爲國光華若措辭荒拙但當以不稱上旨罪之不可明著荒拙之語況外制試而後用一外不取他才若始掄不精則絲綸之出亦毋怪乎爲時之詆訶也

洪忠宣光弼北歸沒於中塗輿櫬度嶺至南安張子韶無垢往致奠時尚未聞秦丞相死祭文第云年月日

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格
罔新奇亦傷愴或謂無垢亦嘗占辭凡竄易數四
終以積畏亦恐反爲洪氏累而不敢出頗類竟達空
函若前知秦死其免肆言力詆乎李觀夢荷袁州人
與兄覲早皆受知於山谷先生嘗宰清江時歐陽文
忠公護母喪歸太守請作祭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
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尙饗守以簡率爲訪觀
曰母深訥旣而文忠擊節稱之乃極力延譽無詬之
文其此體非耶

皇巷閒有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之名暖屋乃古考
室之義或謂暖屋爲俗語嘗觀王建宮詞太儀前日
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
了秦花開則知暖房之語亦有自來

元微之有古行宮一絕句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
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洪景廬謂語少意足有無窮
之味輝幼年亦得一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
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死樵夫時倒一株松乃張
俞所作也思致不減前作

清波別志卷四
司馬和中池仁廟朝待制天章閣知杭州爲轉運使江
鈞張從革摺摭降知虢州會吏有盜官銀器獄具爲
鈞掌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俸某載私物犯稅實從
革之姻各遣人請曰幸憐赦之人謂司馬獨能忍耶
而卒不較宐乎有子之爲溫公也

輝在上饒於鄉士余公子座上因論詩余云近有強彥
文格律甚高得唐人風致乃舉其金陵道中空有青
山白龍虎可能荒塚更衣冠及遠山初見疑無路曲
徑徐行漸有村船中燈火十年話枕上江湖萬里心

客舍三杯酒漁舟半夜燈等句復舉數聯今不悉記
強嘗丞溧陽名與鄉曲俱失之

仁廟朝河陽縣民張晉一百五歲定州新樂縣民楊則
一百三歲棣州商河縣民蔣宐一百二歲石州平夷
縣民高榮一百三歲密州諸城縣民巨氏一百五歲
登州黃縣民姜文貴一百一歲潤州金壇縣民景皓
一百二歲台州黃巖縣民葉成一百三歲洪州南昌
縣民裴一作裴文一百歲宣州寧國縣民洪嵩一百一
歲撫州臨川縣民何彘一百七歲合州日照縣民李

知全一百二歲守臣各以名聞詔竝以爲本州助教
當是時必無增年詭籍僥冒寵榮者比歲屢舉慶典
恩加海內尤篤意於高年 風俗之粹美固多耆艾
不減慶歷全盛日然年踰百者亦罕聞豈深山窮谷
之叟佚老晦跡不能自列且恐官府文移審覈反致
騷動不若安靜爲可樂若夫束帛之賜不知用幾倍
束帛方得之捐實費取虛名亦非人情肯爲壅上澤
而不宣州縣長吏當任是責

大相國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閒簷廡相接各
具庖爨每虞火災乃分東西各爲兩禪兩律自入金
源未知今存幾院輝出疆日往返經寺門遙望浮屠
峻峙有指示曰此舊景德院也匆匆攬轡徑過所可
見者棟宇宏麗耳固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故老
閒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曹元寵甚時得歸京裏
去十小閱聽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
說著蓋耆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悵

呂滎陽公原明嘗著歲時雜記汴都自正旦至除夜節
序市肆所貨之物人家所尙之事登載無遺後又得

浚儀孟元老夢華錄其敘郊祀朝會上元教池爲詳
可互稽考未備但夢華語圖曉俗無文采不能起其
事觀二書可想承平風俗之繁富輝幼小時見人說
京師人家日供常膳未識下筭食味非取於市不屬
饜自過江來或有思京饌者命倣倣製造終不如意
今臨安所貨節物皆用東都遺風名色自若而日趨
苟簡圖易售故也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
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製也籠餅蒸餅之屬

食必去皮皆爲北地風埃設凡貴游出令一二十人
持鍍金水罐子前導旋灑路過車都人名曰水路江
南街衢皆砌以磚初無蓬勃非北地比

上池初曰教池以秦陵服藥久未康復俗謂語病乃改
焉歲自元宵後都人卽辦上池遨遊之盛唯恐負於
春色當二月末宐秋門下揭黃榜云三月一日三省
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游行御史臺不得彈奏
迨南渡故老客臨安汎西湖懷舊都作詩云曾見宐
秋輦路門大書黃榜許游行漢家寬大風流在老去

西湖樂太平輝向見人每舉此詩因志於此以補慕
華之遺

韓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渡河晨自稱漢使直入信壁
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起
乃大驚竊意大將軍轅門宐多兵衛豈容使命直入
至臥內左右前後無一卒誰何者亦豈不虞也首竊
發患生於所忽邠周亞夫軍細柳文帝欲勞軍吏士
被甲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乃曰
此真將軍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信亞夫皆漢名

將也亞夫中堅整暇常日備禦嚴肅雖天子至亦執
軍禮見視信爲不侔矣

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
章聖藩邸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
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
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亦鬱鬱而終一子不肖遂
隳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寇丁立朝本末世有一定之論初于逐京師爲之語曰
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迨丁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琰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負晨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紀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諸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膺顧命聖君繼緒盍罄公忠乃陰蓄於姦謀將玩窺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魘魅於官闈易神寢之龍岡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

降靈遽顯露於凶邪已申明於典法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凌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釁惡益彰中外於茲痛憤猶積今展禋柴之禮特推煥汗之恩凡爲得罪之人悉有滌瑕之望必慮丁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尙假息於遐荒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明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更無牽復伏請更不原赦上從之陳自臺察除中司一時抨彈甚衆本傳獨全載此一章歷數其罪略不容貸

霜凝白簡無異唐王義方擊李義府之疏丁後再貶
朱崖濱海舊有相公亭亭因得名舶船每泊其下從
叔其父守郡日即廢址一新之遂復舊觀且為番商
游集之地云

元豐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大小詳要
一作大莫不有敘分職率屬而萬事修理監於二代
詳小要為備且隆迨於未流道與時降因革雜駁無取法焉
惟是宇文造周旁咨碩輔準古創制義為可觀國家
受命百年四海承德豈吾官政尙愧前聞今將推本

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
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
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不惟
朝廷可以循名考正萬事其使卿大夫蒞官居職知
所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豈不善歟其應合行事件
中書條具以聞時三年八月也前亦有言國家承五
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今之官裁
用以定俸入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
降敕許赴院供職方稱諫官他悉類是於是遂改官

制

熙寧間廣西經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獅子一馬七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爲文敕書答之賜賚外并以南丹州刺史印賜之仍詔毀其舊印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學乃新斯宮瞻彼德容孰云不宗宣和御製文宣贊也蓋因宰臣王黼奏請而從之紹興幸學亦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

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其後又親製七十二子贊崇儒右文神藻高妙遵前烈而章欽崇之實云

崇寧間委成都漕何常造戲龍羅二千匹繡旗五百面常上疏曰旗者軍國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人主得服非可錫賚群臣使聖躬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六十今乃造三千恐費工巧有旨減四之三降詔獎諭由是爲上所知常京兆人字子麟官至顯謨閣待

制

降太康縣駐泊巡檢右侍禁張字一作為雅州廬山縣

都監坐用劄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前兩府在京兩

大省方許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狀一巡檢使臣

敢以劄子直達御前固已可駭在當時通進司亦何

敢傳奏今昔法制寬密不同如是乃寶元慶歷閒事

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性和易喜賓

客導引服餌既老顏如丹晚即城北治園廬自號武

陵居士資政殿學士孫公沔為守日榜其所居坊曰

德壽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今俗呼侍郎橋者是也輝

友人郎晁晦之亦杭人或謂杭無他郎當與侍郎同

譜系晦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識者許之晦

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

勤矣以累舉得官不霑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晦之

早從張子韶無垢學已書在第九卷

右一作諫議大夫安燾上諸司杖式神宗諭燾曰設於

此而逆彼之至口格設於此而使效之曰式禁其未

然之為合治其已然之為杖修書者知此有典有則



貽厥子孫今之格式令敝不典刑也若其書全具政
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國家上世陵寢皆在保州保塞縣東三十里有天子巷
御莊亦號柳林莊尚有宗室在焉

熙寧間洛州平恩縣指使王奎乞解官持父喪許之仍
詔兵部自今有請如奎者宜卽聽許蓋深嘉之也今
小使臣固有言持服之文然類貪祿不去若謂食貧
出不得已然大使臣豈俱富厚者雖平日談仁義識
禮法高自標置以儒者自處亦不能稍異流輩或謂

除見隸軍籍當金革從事餘盍更制俾從風化之厚
其可乎

古唯六璽至唐始名曰寶增數至八國朝所用一日鎮
國神寶二曰受命之寶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
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
曰皇帝行寶政和七年增定命寶以九寶爲稱叶乾
元用九之義仍以定命寶爲首定命寶惟用於封禪
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天子之寶答外夷書天子行寶
用於封冊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具載國史受定

命寶詔曰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紹聖得神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周圍四寸上蟠蛟龍李斯蟲魚篆也在廷臣各印賜一本輝在上饒嘗於鄭願道侍郎家見之曾祖侍講時亦預賜兵火後不存

歸州西門蜀江叱難俗號人鮓瓮大石四五橫截江道夏秋舟行多懼其害若候水落開鑿灘石庶少避覆溺拆船灣詩家嘗以爲對

崇寧閔戶部尙書虞策言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

上供相當又以祖宗時考之皇祐中總三千九百萬而費三之一治平中四千四百餘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中五千六十餘萬而費盡之今諸路一月所須皆汲汲旋營願省節浮費以寬用度云云淳熙閒亦有言戶部經常支用一歲所入僅足相當無復有餘一值水旱及起解稽違不過借南庫錢以應急耳其說甚備崇寧之數輝得於實錄淳熙之數有戶部郎官楊頡當日劄子在自崇寧至紹興至今日司計者當亦能計會盈虛而未見也

慶歷中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安陸日闕夫見大蛇垂
即觀之乃周詢假寐也同時博州軍人趙宗者
嘗有龍出入口鼻中本路帥臣恐其惑眾請度
令居京師毋得出入從之

載唐人帖用糙熟紙且引韓退之用生紙
不敏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如米所言乃有喪
用毛頭紙既涉不祥其可寫錄文書又恐別

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

期集費進士諸科舊以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

於人過為浮費至是始賜之遂以為例今復不足用

以造小錄為名各有率焉

案此條已見雜志第二卷
末此重出多後三句耳

層檀南海旁國也國城距海二千里海道須便風百六

十許日晝夜行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國

主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貴

人以好越布纏頭服土產花綿白疊布不服綾羅絹

帛出八乘象馬官有月俸其法輕罪杖重者死有稻

麥粟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駝馬魚犀象薰陸沈水香

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蘇合香真珠玻璃葡萄千年裘
蜜沙華三酒交易用官鑄錢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
加銀一分禁私鑄人之語音如大食國云國朝承平
日外國朝貢閒數年必有之史策但書某國貢方物
而已如封域風俗皆略焉獨於層檀所書如此

元豐閒高麗國王以書抵親王二府詔土物令受而不
荅止以書謝仍命著作佐郎林希具草進呈送御書
院以精紙寫付使人回以其好文識禮義故朝廷賜
子恩遇悉在諸國之右林代荅諸書體式輕重皆未

之見故家當有得之者向見洪練塘言止周宰執通
親王書啟之式

漢志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十卷隋所藏至三十七
萬卷唐開元閒八萬九千六百卷國朝慶歷閒命儒
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
卷爾後於總目外日益蒐補校正皆爲善本顧求書
之詔屢下天下家藏詎能悉上册府唐杜寶當正觀
閒撰大業雜記備著隋臣凡上一帙必加賞賚祕書
省增置百二十員善書者凡二千人致所得文籍視

歷代為盛然在當時已多散逸况又閱數百載之後耶

政和四年詔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鑒義

曹本蒙

凡二十

六等崇奉道教其權輿於此歟

容齋隨筆記風俗偷薄士大夫之儂浮者於尺牘閒益出新奇及云昔曾吉甫祕監與人書不作劄子且以字呼一時館職欲從篤厚以變舊習竟落落難合燁記用劄子不呼字矯偽成風方得五十年若官稱僭昌稱謂庶官知州曰判府知縣曰判縣判府尚為極

品典藩設判縣何說焉倘以判為重則知樞密院與同知樞密院改為判院同判可乎舊說有以簡問疾云不知台額上尊癩子稍減尊痛否較今詔佞不誠之語亦何以異

三館可稱學士崇寧以前州縣官無稱學士者渡江後苟有一官皆可稱也近世京朝官曰太中選人曰中大夫凡可獻諛取媚雖至極品亦不以為過反以學士為輕而置之下至縣尉曰仙尉蓋用梅福尉南昌故事福棄官去九江傳以為仙夫豈仕宦美事今之人

顧以此分品秩崇卑一或稱縣尉則慊然爲慢我
是皆習俗使然

裕陵稽古制作詔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畫一來上
以祛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乃裒集三代鼎彝盥簋
盤匱爵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於圖古器多出於
墟墓之間無慮千數百年其制亦有所受後世豈能
膺爲宣政閒搜訪甚至中更靖康亂離散亾殆盡淪
落人間者能有幾輝向於毘陵翟忠惠家見一鼎主
人指示此商周物考以宣和博古記制度不差坐有

客云若果爲三代盥匱鼎誠宜寶祕如真禮制物
在今日亦不易得又有僞名禮制物術惑好奇之士
十常七八蓋不以其鼎爲然因以諷云

安化郡王仲爰嘗一古銅孟或問之王曰漢孟也或
曰孟出近世古未嘗有王曰淳于髡得一豚蹄酒一
孟列禦寇書有日初出也如盤孟漢田蚡學盤孟諸
書東方朔射覆置守宮孟下君豈未思耶一坐歎服
承平時公族讀書多以賢稱且好古博雅有如此者
趙州瓜瓞自昔著名瓜以小爲貴味甘且脆漢使至用

定益貯於各位門任取以食輝北征亦_子品嘗仍攜
數枚歸家僕李太者夙俾治醬因得漬瓜法北客賞
其逼真既老辭去仗以自給紹興辛巳駕幸江上經
從無錫小黃門入市偶售以奉玉食後屢宣索亦嘗
呼喚至北內御廚主者遣詢鄉里初謂為河北人既
知非河北人乃厚勞遣回不爾其畱隸役歟

紹興閒江東關漕屬並除二員判官官皆同一有出身
俱未上置司所文移先繫長銜有出身人彼詰問官
吏皇恐既照令甲旋行改正初不知文武官非相統

攝而自同者其序位以職職同以服色服色同以資
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

蔡官懷姦固位既與王黼終南上亦浸厭之黼百計欲
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
同至乃置酒畱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
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
恩未報此_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
莫不竊笑_{欲去宰輔取表自京始}嘗攷晁錯更漢今諸侯誼謹
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

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錢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
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史筆書之蓋亦表其
失言案事已見雜志第
二卷此蓋重出

神宗以忠武軍節度使穎王嗣位詔陞忠武軍為穎昌
府時監許田鎮稅吳處厚獻頌以紀其事神宗褒嘉
即命擢用首台王禹玉謂當入館次相蔡持正沮止
之又吳素與蔡游後從曹本無
從字禹玉薦為神宗山陵
司屬官得知通利軍通利以北使經從例假紫章服

已而改漢陽從蔡求仍舊借紫蔡面詆曰君若能作
真刺史安用假為疊二事吳深銜之遂基箋詩之禍
當是時諸公詆彈與夫營救之章交上具載元祐實
錄蔡於五詩中辯白引證甌山公事尤苦卒不能免
議者謂若吳果用前二事報復私隙則得罪天下後
世一無後
世字益不可逃也二事填先人視
聞於向公薊林紹聖追貶吳
處厚制曰枝朝請即吳處厚向以不逞之心懷苟得
之計擠陷勞舊貶死遐陬圯族誤朝凶慝甚大身逃
顯戮沒有餘辜宜削官資易以散秩以明告訐之戒

九知不足齋叢書

以示刑憲之平可追貶歙州別駕

王荆公誌錢公輔母夫人墓錢乞改定公咨書謂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廨有池臺竹林之勝何足為太夫人榮是固然矣至云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荆公之文信自有意義後學焉能窺測然公所撰墓誌姑舉其一於虞部郎中贈衛尉少卿李公濟却書孫甘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是豈皆業文有可道者蓋公立言好已勝或為人所闢則執之益堅呂申公曰介甫

無他但執拗耳此語不獨為新法設也

臨川荆公集誌公輔母蔣

夫人未云孫七皆幼豈從其所請或後來增入亦輝頃於故家得法都所刊荆公集無孫七皆幼四字且以宗室墓誌別為一卷今臨川本無之

王荆公退居鍾山切切以呂吉甫為恨呂除母喪時公弟和甫執政呂意切憚之乃過金陵以啟與公和其啟曰合乃相從豈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為然以情論形則已析 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巖鬻弓之泣非疎輟足

之辭亦已而溢言皆達弗氣竝生既莫知其所終前
不疑於有蔽而門牆責善雖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
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
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
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閒亦已隨教化之改內
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
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與達命之情親疎冥於所
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慈桑榆
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俟惟命之從公巽言

謝之其書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
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
公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
宐昭其如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
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
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安石叢爾衰疾將待盡於
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溼不如相忘之爲愈也趨
召在朝夕唯良食爲時自愛輝五十年前在建康見
荆公門人吳長吉云公得此啟再三披閱讀至殿陛

對揚親奉再抑之詔顧客曰彼不著詔旨亦何自復相聞不爾此亦不必還答又云終是會做文字蓋不以所甚惡而掩其所長荆公醇德如此

清波別志卷中

清波別志卷下

裕陵一日顧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黃河水極清泚不與中國比前書所謂黃河之水淺可涉蓋不誣也然河之木源未見出處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等曰案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國河陛下所考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國家河防無一歲不決孟士軫宵旰之慮殫邦財竭人力隨潰修塞僅媮一日之安元豐間議者欲復禹之故道裕陵曰陵谷變更雖神禹復出亦不可拘以故道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止以州縣爲礙壅遏水勢致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爲患也而州縣爲水之害大哉言乎亦非臣下所及

班史多用古字以西漢去古未遠也東漢書則皆不用顏師古注班史遇古字則注云某讀曰某某古某字

蓋亦恐學者之未詳今士人有作一二十字簡帖必旋檢本模倣筆畫從俗就簡轉易偏旁者十居七八旣非素習何苦牽強有勸人著深衣者荅曰某今時人只合著今時衣服是爲至論

輝幼見故老言京師街衢闊闊東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來者迨輝出疆目睹爲信且言每值駕出甲馬擁塞馳道都人僅能於御蓋下望一點赭袍在紹聖閒約攔尤更嚴肅幾不容士庶觀覘第歲暮春上池親御鞍馬則禁衛稍寬煩密不若今日近瞻法駕不違

於咫尺也前此宋苕公庠嘗啟請云當日車駕行幸
惟前有駕頭後有擁繖扇其侍從及百司官屬下至
厮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
搥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
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
亭市樓皆垂簾外蔽之士民憑高下瞰而邏司街使
曾不可止威令弛廢習以爲常且黃帝以神功威德
猶假師兵爲營衛蓋所以防 禦變也漢魏以降有
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

名號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代荒殘之弊事從簡
略每鳴鑾游豫僅同藩鎮而盡去戈戟旌旗之制非
所謂旄頭清道後行之謹也聖專委博學之士檢尋
前代儀注及鹵簿令於三駕諸仗內參定今來乘輿
出入名件而嚴設儀衛之禁下兩制與太常禮院詳
定而約以小駕之制增清道馬軍旗旄等物別爲常
行禁衛云云時雖不果行茲謹著焉以見太平全盛
日乘輿行幸儀物之盛

承平時歲運江淮米輸京師才三百五十萬斛至發運

使李溥乃增至六百萬斛遂立爲額李實才吏然兩以墨敗官豈但用其才不復責備於廉隅耶

臨安小民數十百成羣近因往江口接江魚潮退見一異物立於波中褐色有毛有牙有脚有鼻有耳骨軟似不任齎持約重三四十斤各以所持挺擊之卽死或名爲海狗舁入城徧呈諸處一貴人聞之詢其形狀言此膾肭臍也亟追之屬暑月不可留瘞之矣繼驗本草圖經形與海狗殊不類海爲天地間鉅物其中祕怪何所不有但名異獸可也輝向於鄱陽湖得

一魚亦甚大似鯉而非鯉鱗色亦異篙師輩烹食之肉韌而腥中有人髮食之者皆病數日竟不知爲何物

宣和末太常博士李子奇奏國家自藝祖受命造邦混一區宇定都於汴神宗稽古有作煥然一新陛下紹述百美備具京邑之盛莫如今日固宜書之簡冊如所謂長安志者纂爲志書號汴都志以垂耀萬世其大概如是遂詔輔臣鄭居中提領修纂李子奇及祕書丞李錞爲編修官輝家有宋次道長安志後得東

京記亦宋所著紀事止皇祐二年當時不應未見此書豈以其疎略欲增修之先人任淮東帥幕與鄭之姪道卿爲僚暇日因及汴都志道卿云先叔薨改命蔡攸時邊報日至未幾禍亂元不曾成書

政和末有知婺州黃持獻言六經之治貴未亂兵家之勝貴未戰國家城壁軍旅器械守禦獨注意於西北而略於東南臣以謂東南有備則西北乃可全勝大觀初嘗詔東南久安兵寡勢弱人輕易搖申誠守禦有司奉行失序旋卽廢罷且東南民物繁富城壁可

守十無二三不務增築而急於漕粟軍額不足不急於招補而急於更戍臣謂宜乘時舒裕講求利害先後之序其切中時病如此朝廷但令監司守臣講究而已閒不二歲遂有方臘之變州縣不能制乃命童貫譚稹盡將陝西部落勁兵進討闕歲方克是時民安治平不識干戈所至守備缺然不但東南而已有奏南人輕佻皆用短兵王師當以長兵取勝徽廟問何謂長兵短兵對曰兵家以刀楯爲短兵弓矢爲長兵以此觀之益信時以兵革爲諱賊雖伏誅而四方

大盜日熾卒致禍亂云

徽廟實錄書鄧文簡洵武在密院屬蔡京謀取燕雲洵武難之乃以曉童貫洵武因對遂言雍熙中嘗有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河陽聞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因出普疏與彬美傳進讀曰陛下審觀今日謀議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孰如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略彬美之為將百戰百勝征伐四克而獨於燕雲乃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之誠恐

兵革一動中國昆蟲草木皆不得休息矣上大悟翌日詔京曰北事且已祖宗盟誓違之不祥京色大變議遂寢後王黼又為兼弱攻昧之言以動上心洵武從容為上言不可因勸上保境息民謹備自治無啟邊釁黼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亾固存也且與強女直為隣孰若與弱契丹乎議復中止洵武既歿黼始遂前議云洵武嘗知樞密院字子常縮之子政和八年案政和七年丁酉明年戊戌改元重和此云政和八年似有誤十一月詔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能陳

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
大事乞重行竄厥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
士不當寘之典刑議加爵賞僉論未允朕獨何私堯
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安惇遺表恩澤奏補因惇責
降遂寢不行今惇雖未盡復元官可特與見曹本無見字
追復正奉大夫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堯臣初堯
臣上書論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其倡北伐之議以謂
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通宦寺之權重則王綱不振
昔秦始皇之築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遂左

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之薄伐玁
狁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
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
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曹本天下者豈勇略
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犬
戎所必爭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章聖皇帝
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已而與之戰既戰而勝
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遂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
本而不忍困民力也今者中外之人或謂童貫深結

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欲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覺曹本狼子野心蓄銳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也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無使強隣乘閒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上嘉之故有是詔

唐正元閒太常寺言宗子名銜皆云皇某親此非避嫌自卑之道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

尊者請以祖稱本封為王公王孫則親疏有倫名體歸正國朝宗室必冠以皇字有云皇伯祖者太宗丞趙彥若亦嘗建議應同堂親於皇字下加從字再從三從親又加再三字三從之外加以其祖先所封郡國為旁分而系其世次不書皇字則親疏有別尊卑不黷自元豐迄元祐皆欲釐正竟不果行趙之疏先載在元豐實錄後史臣以其言無取且謂出前史官私意刪去

宗室內外並不著姓趙子崧任宗正少卿日建明周曰

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恐非所宜
且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別之乃詔依熙寧法竝著
姓

稼軒樂府辛幼安酒邊遊戲之作也詞與音叶好事者
爭傳之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
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贈不數
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
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盤盛
得下官歌舞轉悽惶賸得幾枝笛覩著這般火色告

媽媽將息一時戲謔風調不羣稼軒所編遺此

禮部尙書韓忠彥御史中丞黃履禮部侍郎李常給事
中陸佃蔡卞中書舍人錢勰范百祿禮部郎中林希
殿中侍御史黃降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元豐乙丑八
月十一日議事於禮部同觀後又書公詡畱此相示
適諸公來集元度爲書同觀歲月常題初符離史君
張公詡圖池陽清溪秋景攜入京師蘇文忠公首爲
賦詞又屬秦少游書職位姓名并詞於圖後一時名
士皆有跋語觀前諸公所書職位姓名字畫端楷信

非率爾游戲者今日輕俊後生輩乘酒縱筆題識書畫卷軸有不著姓名止題道號者得不有愧於前輩乎

章郇公知陝府云雖擁千兵心不樂却嫌官重少朋儔官重則崇貴掾屬趨承賓客造請謂少朋儔心不樂者豈以等威有閒無通心曲者乎若不以名位自驕則人皆朋儔矣早知貧賤人皆棄能使革郎跡疏貧賤則真寡朋儔矣若夫崇篤久要不隨勢利為厚薄不敢望於今之君子也

輝三十年前觀錢唐潮坐有川士楊賓言錢唐明潮人多不曉其理嘗聞之故老而得其說蓋眾流自嚴衢而下其勢竣急錢唐潮東湧入狹江三水相激所以東起潮頭爾若京口則長江散漫而勢可容緩所以不然隨叩前輩為誰渠亦不能言

宣和內侍黃經臣言徽宗御几曹作几榻上有一軟玉牌子可以隨意曲直甚祕惜之倉卒南幸時宣取以隨行屬暮夜取不至後竟莫知所在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寢

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擇
美姬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行至輔固村於道旁店
少憩食油餅次有一舊親近使臣自京城來參因說
時事語未竟開封府吏踵至出御筆卽戕之身首異
處人生富貴可保終身享用乎蔡京賜第在都城之
東周圍數十里籍沒後賜种師中未及遷入一夕燬
燼無遺時有上官悟作城東甲第曲備書盛衰之變
士皆傳誦其末四句云皇天去人不盈尺怙勢驕淫
神所厄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人道溫公宅

上官邵武人

正議大夫致仕張公問字昌言襄陽人素與种世衡厚
善張持父喪种遺汝州良田十頃辭之使者抔塗而
种卒乃還其于古古用父命不受田蕪廢者二十年
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命歸种氏見
元祐實錄張問傳一時風俗渾厚辭遜之美人兩賢
之

袁類父祖著述版行於世惟後嗣是責若父祖捐館日
子孫幼弱及一旦編摹豈免小有疏略當隨拾遺佚

而爲別集可也族叔同知海陵集已有墨本然於內制不載批荅又小官賞刑告詞語雖簡而切當功罪最爲用功處紹興復疆除兩京留守孟庾西京路允迪南京旋坐失守皆貶責後追復官職適當艸制孟曰屬關中之事初有望於蕭公棄河上之師尙何尤於高克路曰惟睢水之遺忠始焉有愧比李陵之失節終則爲多制出土皆傳誦今俱不收於集中

吳虎臣曾撫之崇仁人紹興閒以著述被遇補官主奉常簿檢討玉牒所纂漫錄凡二千條其一云康定中

王渙爲荆王元儼翊善王用度無節渙以書諫方國家有邊患宜助節用王判其後曰愁殺你愁殺你他日申言之又判曰仰翊善依翊善虎臣書之蓋示貴驕未率師教劇戲批判資時人一笑爾其二云某王幼子年三十餘不知人初除官受俸三千緡後增秩只認此數爲己有每食必置糞少許於食中好畫狗及木爲小樓閣有獻二物者必厚酬之死之日二物滿屋二說皆著得於劉貢父度貢父亦當有所授畫狗小樓閣宗室好尙之僻容有之第食中所置非病

風喪心豈有此理縱原父承誤以書豈不能稍婉其辭虎臣復從而實之漫錄甫鉸木亦以有不應言者旋被旨毀板士大夫多先得墨本原父所志則未得其詳

案貢父原父前後不同似有誤

元祐七年樞密院言遼使耶律迪病且殆自通好後未有故事今用章頰王咸宜奉使卒於契丹北人津送體例比類預立畫一送館伴所密掌之如迪死即施行迪竟死於滑州賻贈外加賜黃金百兩就差知通利軍守臣假中大夫充監護使遣內侍馳驛治喪事

初太常寺言典故無例輟朝詔用節度使喪格輟一日爾後雖有增損大抵不踰此制輝頃出疆使介病皆委頓扶持而歸中節王寅秉義病卒於涿州輝回至真定亦病數日危乎殆哉思之今猶之心建炎兵興從使絕域者斷輿輩亦補官諺語曰歸為官人病為死人畱為番人

天聖間御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洪澤三任皆願官廣南若非貪黷何以致此乃詔官廣南不得過兩任在天聖承平日員少闕多

銓部類出見次士大夫樂從遠宦。有訛以責之當
今日三四人守一官資應入遠只得爲川廣計亦有
秩滿落南不得歸者若槩日以貪黷拘以法制似非
人情然今分符持節得替亦復經營就移有歷十數
年不肖出川廣者俸積豐厚官爵穹崇較之州縣小
吏急寸祿而艱寸進宐加闕焉

銓曹吏匿闕與選人爲市判吏部直及奏闕至卽榜之
吏部榜自及始熙寧閒也今銓曹榜闕固仍舊制
然吏輩巧生岐嶺有非榜闕所能防閑者豈其弊終

不可革邪

前志第十二卷書承平時淮甸鰕米入京浸以小便則
紅潤如新或疑焉煇後觀瑣碎錄內一條京師東華
門何吳二家造魚鮓十數鬻作一把號把鮓著聞天
下文士有爲賦詩誇爲珍味其魚初自澶滑河上斫
造以荆籠貯入京師道中爲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
水濯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緊而味回煇出
疆日虹縣及汴京頓皆供把鮓甚美一路俱無之豈
皆出於此邪瑣碎凡四百餘條悉論物理乃宣政貴

人所纂也

唐封公主有以國名鄆國代國霍國是也可以郡名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太平安樂長寧壽昌永穆常芬唐昌之類是也明皇二十八女悉以美名名之國朝慶歷中封長女曰福康次女曰崇慶初下崇文院考典以禮官以唐制來上福康崇慶蓋用美名故事

宮禁之制豈容不嚴宮人亦豈可見廷臣而唐入閣圖乃有昭容位或者疑之天祐二年敕：嬪女職本備

內任近年已來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以此考之八閣圖有昭容位信而不誣矣天祐昭宗季年

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竝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鄧溫伯爲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耶

馮當世文簡公初登第張侍中耆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擁至其家頃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

馮固辭曰老母已許王氏矣嘗過外兄朱适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也亟請於朱爲嫁之其所存如此早年薄游里巷夜爲街卒所繫鄂守王素亟釋之後馮使關中王方帥渭賓燕甚懽馮貽以詩有吞炭難忘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前輩氣血方剛不拘小節蓋或有之迨夫貴顯自常人言之昔過舉或不樂聞顧乃因道舊形於篇什初不以爲諱可謂賢已

兩都多漢唐王公冢墓歷代寶物每自此出親黨丁石韞頃監花靨摧場一日數胡兒用綿裹一物至玉注碗也非但表裏瑩澈無纖瑕製琢亦甚精胡兒云此未足爲珍試注以酒傾刻卽溫已而果然碗底刻安美二字詰之云得於長安古壙中索銀百笏酬十之二不售盱眙畢少董聞之欲取以善價久之竟不復得

世頌人德美多用著龜狀其識見著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唐顯慶五年有抱屈人齋鼓至朝堂訴事乃詔東都置登聞鼓嘉石西京亦然後置登聞鼓院本此今行在

清江別志卷下
所有院而無鼓豈以鼓在汴京茲不復置歟

秦會之忠獻公自著文字惟尙簡古自云效王荆公體
謝車駕幸第家人輩各拜恩數表首云注目帝車方
望雲而盤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飛昇中謝後云婦
子孫息同荷優恩官封服章蠶登常級末云臣敢不
治外自內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福
祐陵復土被命撰哀冊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喪歸
語簡而意深類此

元符因日蝕下詔求言時應詔上封事者莫知其幾布
衣凡八百餘人人議朝政闕失皆期朝奏暮召逮
付看詳其間多指擿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罷而已
繼乃隨輕重而定罪時有無名子作小閔云當初親
下求言詔引得來胡道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
少自認鐫官差岳廟却一齊塌了誤人多是誤人多
是誤人多少未兩句乃京師新翻詞曲

政和閒和詵接伴遼使至邢臺使柴誼指呼左右合獵
回詵曰南朝有樂事乎詵曰南朝所樂獵德耳使爲
之羞恨與賓客言所貴得體而毋忤如獵德之對亦

未爲傷和氣在今日亦恐相挑爲國生事頃次對張叔與出使病卧車中彼副介於欒城道上獵一生虎令數輩昇至車前相示意示威猛此但遣人謝之王韶嘗進唐誥三道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真卿書顏允南母蘭陵郡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徽宗曰朕欲教習書法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特置書藝所生徒以五百人爲額唐告今士大夫家猶有襲藏者雖吏輩所札亦皆有法況虞顏名畫乎唐太宗亦嘗謂輔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

或畱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空乎臣下體上訓飭皆畱意於翰墨

觀察使畱後議者謂乃五代藩鎮官以親情畱充後務之稱不可循用可冠以軍名乃改爲承宣使

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乃罷呂后從東廂側耳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霍光謀廢昌邑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云會延年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此國

大事不疾應先事誅矣做乃與夫人及延年參語許諾夫廢立大議顧使婦人與聞以母后之尊致跪謝臣下宰相妻室亦得接見九卿何上自宮禁下暨相庭內外淆雜略不以爲嫌漢真有大古之風焉

翰林學士承旨曾布言比奉詔旨重行修定神宗皇帝實錄臣竊觀實錄所載事跡於去取之際誠有所偏如時政記皆時執政所其編修往往不以爲信至司馬光記事及雜錄多得於賓客或道路傳聞悉以爲實鮮不收載聞王安石秉政日凡所奏對論議日有

記錄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咨諏反復之語請降旨下本家取索投進付本院參合照對編修庶一代信史不失事實從之此疏既上實錄趣成而議論隨起尊私史壓宗廟不但一二力辯詆誣致一代信史竄易數四猶不失事實之語其然乎

未兩行內似有脫文

陝西兵興時經略司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李參程權慶州鈎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令廢其庫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至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後軍食常有餘其後青

苗法蓋取諸此李鄆州須城人神廟朝官尚書右丞薦舉之法曰弊座主類不識門生而第徇權貴所欲予者舉詞槩以才猷敏劭吏事疏通書剡牘史魏公分教永嘉日張無垢爲守一日語次謂史曰某未嘗輕薦士今以免公可乎詞曰識超幾先經傳語外且云杼思三日方得此八語士夫聞之皆曰若此方可名知已史初尉餘姚嘗帥曹泳之薦當其怙勢誰敢爲此舉宜其無垢以國士待之

至和嘉祐閒嬪御久不遷屢有干請上荅以無曲故朝

廷不肖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爲敕批出誰敢違上笑曰汝不信試爲汝降旨政府果執奏無法命遂寢後又有降御筆進官者上於是取彩牋戲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衆喜謝而退至於給俸日各出御筆乞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嬪羣訴且對上毀所得御筆曰元來使不得上但笑而遣之當太平全盛時雖內寵進遷未嘗略私以恩愛惜名器如此外廷臣敢萌僥倖意隆興初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七娘得旨轉郡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戶部俱除紅

霞帔逐月有請受外外命婦卽無祿令宰臣魏杞等奏豈有加封而反無請俸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待禁中自理會壽皇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政無小大悉循法令不輕改易以此一事觀之他可槩見其亦得於祖宗家法歟

裕陵嘗言太宗朝一老宮人尚在爲朕言祖宗用財甚約嘗有侍御一作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年輒羞薄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此數尙足贍家爾敢以爲少耶遂幽囚至死蓋裕陵因與宰臣文彥博論財用而偶

及此且云漢文身曳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爲爲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劉蒙賢良書于司馬溫公乞以鬻下一婢之貲五十萬以濟其貧又責公不效韓退之所爲蓋已欲爲劉父之攫金也公復書其略曰其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又曰退之文爲天下貴故當時王公碑碣靡不請焉受其厚謝隨散之親舊以行義某豈敢望退之哉一書千餘言遜謝甚苦訖無一語詆其妄舊傳公未有子清河郡君

爲置一妾一日乘閒俾盛飾入書室覲一顧而公略不領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尙書妾乃逡巡而退公嘗荅孫察爲其伯之翰求銘志書歷敘多年不爲人作碑志所辭拒者數十家後復辭劉原父垂絕之託於十國紀年序載之甚詳以是知買婢之貲撰碑之謝公豈有之蒙旣登公門公之介特眞淳豈不素知顧乃鑿空而舉二事非公宏度孰能非意理遣一笑容之乎汪彥章編徽廟一朝事實書政和三年大相國寺寶覺

院僧宗寂奏伏覲中天廣內端門曰宣德與京官名相犯欲望選美名而更之奉聖旨可改爲宣教郎當是時方崇道教而抑釋氏更易官稱豈容浮屠氏輒干大議而亟從其請雖曰不以人廢言度必有爲其道地者後聞主之者梁師成也

右清波別志三卷爲商氏稗海所未刊世尤罕觀丁君魯齋以茶夢散人寫本見借裨補前志之闕欣然錄之忘其字畫之拙劣也卷後襲養正跋云清波三志似別志之後尙有一志矣抑三字係傳

寫之誤亦俟更訪之藏書家乾隆甲申重九知不足齋識

乙酉六月將有吳門之游既束裝矣書客沈丹憲以吳江沈果堂先生彤手校別志來售買度架上匆匆解維歸而忘之越八年壬辰四月二十九日偶檢他書得之亟取讐勘據以是正者凡數十字沈本次第與此不同竝缺十有九事無章斯才張訢陳晦三跋益知茶夢傳本爲可貴矣繡溪寓廬記

乾隆乙未十月十七日借曹倦圃藏本於繡谷主人覆勘一過與果堂本無少異知沈本實出於曹故校稱曹本從其朔也廷博志

